

3C 賴翔璋 《雨過天晴》

夏天，是雨季，同時也是颱風襲港的季節，很熱，熱得天都看不下去地經常下雨，滋潤大地。某年夏天，外面狂風暴雨，心想幸好今天請假，不用上班，不然的話便生死未卜。我是一名記者。在家中，我不禁打開了電視，觀看目前的傷者數量，不禁嘆氣說：「記者在風雨交加之下還要上班，我真可憐。」

翌日，我去到醫院進行採訪，雖然這次傷亡人數不算多，但醫生和護士已經忙得手忙腳亂。這次採訪的是一位年邁的老婆婆，當我去到病房已聽到遠處傳來一陣陣哭聲，時大時小，當我坐在旁邊時，婆婆便收起哭臉，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。

她已經八十歲了，是一個無依無靠的老人，在兩年前，她與兒子居住在公屋裏，但兒子因為財產與她爭執，最後他將婆婆趕出家門，婆婆哭聲連連，跪求兒子讓她進去，但無情的兒子最後關上了門，還報警趕走婆婆，令婆婆在這兩年間都以撿廢銅爛鐵維持生活。工作完後，便睡在無人知的天橋下。每想到這件事，婆婆都不禁哭出來，想到兒子的不孝和不敬，便一直抱怨自己。颱風時，她原本想到商場內度過，但怎料到自己的急性骨髓炎突然來襲，走不動了，也沒有路人幫忙，一個個無情地離去，婆婆只好無奈地坐在長椅上，等待暴風雨的到來。

暴風雨來臨，她仍坐在長椅上，街道上已經空無一人，如世界末日一樣，陰沉的天氣，鋒利的強風，沉重的雨點，刺眼的閃電，再加上附近搖搖欲墜的榕樹，強風及雨點打在婆婆的臉上，雖然是惡劣天氣，但卻演奏出一首帶點危險的進行曲。它們嘗試用盡各種辦法，奪走街道上的生命，當然，也包括婆婆。她被強風吹得坐不住了，跌下長椅，想像她在風雨交加的背影，顯得十分可憐，十分淒慘，同時也有一點懼怕這場與困難的比賽。跌下長椅，並不代表可以平安度過，隨之而來的是一棵老榕樹，在這裏堅持了十多年的風雨，但也無法逃避被榕樹擲倒的命運，碰！榕樹擲在她的身上，她的身體動彈不得，隨着雨點滴滴答答的聲音，隨之便失去意識，昏迷過去，約過三十分鐘，暴風雨掠過，婆婆也恢復意識，漸

漸張開眼睛，迎接她的是勝利的氣氛，耀眼的太陽祝福着她，陽光照下大地，十分溫暖。雨過天晴，街道雖然亂糟糟的，但雨後的彩虹對城市帶來祝福。

故事完結後，我的眼眶不禁流出眼淚，想不到婆婆背後有那麼慘的故事，我也問了婆婆她的兒子有沒有來探望她，她便微笑對我說沒有。回到家後，我便思索她的笑容，為甚麼她還可以保持微笑呢？我想應該在這兩年間，她都睡在天橋，但現在在醫院是最舒服的，不用工作，有床睡覺，算是不錯了。幾天後，婆婆出院，聽說有社工接她離開，現在過着舒適的生活，這是婆婆人生中最後一場「大雨」，「晴天」也不會再消失了。